

赌王

「香港」

沙利文著



鄂新登字 05 号

赌王

(香港) 沙利文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

湖北日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9.5 印张 2 插页 190000 字

1993 年 5 月第一版 199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0 册

ISBN7—5354—0904—0/I·754

定价：5.80 元

《赌王》内容简介

前一时期，香港畅销书大作家沙利文的《赌圣》、《赌神》一经推出，即在书市上形成购买热点。由于沙氏卧底赌界多年，谙熟港台赌坛内幕，所以他的书精彩、刺激，令人一睹为快、拍案叫绝。

现在，沙利文先生又隆重推出第三部书《赌王》，该书继承沙氏一贯风格：情节丰富、悬念迭出，赌法眼花缭乱。台湾高雄赌酋卓泰恒父子，在与美国归来之赌王蔡天九的一连串赌博冲突中，各显神通，拿出看家绝招。其中涉及的“出千”新法，为大陆人氏闻所未闻。就是一般的小赌小闹，也叫人眼界大开，诸如“扑克新娘赌”，“乳房挂环赌”，“鸽赛出千赌”等等等等。尤其是鸽赛中的出千，把一个新的层面，新的领域，活生生血淋淋地展现在大陆读者面前，使人疑窦震惊中无不为赌技的高超而惊叹，为赌徒的凶险而喷舌！更有二十年的情仇从中作梗，更有蓝丝袜女的杀人犯案。香艳艳体、刀影剑光，读来心潮难平，遐思久远。

目 录

序 篇	游船赌娇娃	1
第一章	赌坛藏二虎	11
第二章	赌魁失踪谜	34
第三章	无敌大赌王	67
第四章	赌场试锋芒	95
第五章	台北寻鸽贼	124
第六章	巧施美人计	150
第七章	巨注赌鸽赛	179
第八章	摆道捉神偷	209
第九章	性命大赌博	235
第十章	赌王显神威	269
尾 声	圣人降神语	299

序

游船赌娇娃

金秋十月，风和日丽的午后，一艘殷格斯台湾造船公司制造的豪华客轮，全速驶进烟波浩渺的南中国海域。

此时，豪华客轮的特等包房里，一位四十八、九岁的男人，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色真丝衬衫，嘴里叼着一支五、六寸长的白玉烟嘴，斜靠在沙发床上，闭目养神。

“义父，”坐在床对面沙发上的蔡世雄，无聊地扔掉手中的一本画册，对中年男人说，“我想出去走走，整天呆在包房里，闷得人难受。”

中年男人睁开眼，轻轻点着头：“你要是觉得闷呢，就出去散散心，不过不要惹出什么麻烦。”

“是。”蔡世雄从沙发上站起身来，“义父放心吧。”

中年男人望着蔡世雄消失在门外的背影，慈爱地摇摇头，喟叹道：十年时间，弹指已到。当年在旧金山唐人街遇上他时，还是个十二、三岁的细路仔，现在一晃就变成大人了。

蔡世雄顺着走道来到前大厅。闹哄哄的气氛立刻向他袭来。

一群肤色各异的青年男女，正扭腰摆臀，手舞足蹈地沉醉在一支节奏疯狂的曲子里。

他没有踩着节拍加入进去，只是默默地站在变幻的迷彩灯下，用眼睛搜寻着昨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位台湾美妞。

舞池，像一口煮沸的锅，激昂的乐曲使这群狂男猛女在五颜六色的灯光里，中邪一般泄泻着体内的激情。

终于，他没有发现要找的目标。

他从另一道门走进隔壁的娱乐厅，心里隐隐升起一丝失望。

屋中央，一大群人正围着一张牌桌起哄。

蔡世雄隐约听到有一位姑娘的斥责声。他奔过去，挤进人群，突然惊喜地看见，那位惊慌失措的姑娘，正是昨晚同自己一起跳舞的美妞。

她的面前，立着一位傲气十足的后生仔，西装革履，发型纹丝不乱，正浪声浪气地说：“不是说好的，输完筹码就让我拥抱亲吻，咋能反悔呢？”说完，他向众人扫了一眼，又说，“你们说是不是？”

他身边的几个后生仔，立刻流里流气地起哄：

“对呀，说好的嘛！”

“啲她呵，卓公子。快啲她。”

“好靚的妞儿，卓少爷交桃花运啦！”

那位姑娘，双手抱在胸前，惊恐地环视着周围，突然，与蔡世雄的眼光相碰，顿时迸出希望和委屈的泪光，犹如一位小妹妹被人欺负后，看到大哥哥的神情。

蔡世雄迎着她的眼光点了点头，不露声色挤到那位被

人称为卓公子的后生仔身后，轻轻地拍了下卓公子的肩，说道：“兄弟，对一个正派小姐，动手动脚有损公子你的身份。”

“混球！”卓公子转过脸，气咻咻地骂道，“便所里钻出个难婆！不想挨揍的就乖乖地从我面前消失！”

蔡世雄并不动气，伸手握住卓公子的手，很有礼貌地说道：“我叫雄仔，从旧金山去高雄，请卓公子给我个面子，放过我的女朋友。”

台湾黑道素来对美国华埠的同类仰慕几分，蔡世雄故意亮出旧金山，是要镇一镇对方。

卓公子猛地抽回手掌，重新盯了一眼蔡世雄，说道，“雄哥，幸会幸会。”他摸不清雄仔的来头，但又不愿放过眼前这位到手的靓妞，“既然雄哥想演一出英雄救美的戏，”他冷傲地说，“我就成全你。这位小姐输给我的筹码，一共是……”他扫了一眼牌桌上的筹码。

“不管多少，”蔡世雄没等卓公子说完，“全都由我付账。”

“嗯。”卓公子眼珠子一转，怪声怪调地问，“你付账？你用什么付？我可从来不搞同性恋，哈哈。”

周围的人一阵哄笑。

蔡世雄环视了一圈，凌厉的目光所到之处，哄笑声便嘎然而止。

空气顿时凝固。

蔡世雄收回目光，逼视着面前的对手：“不知卓公子有何见教？”

“这样吧，”卓公子向牌桌跨一步，“为一个女人大动干戈，不是本少爷的风格。不知雄哥有没有雅兴，玩几场如

何？”

“既然卓公子想玩牌，那就领教领教公子的牌技。”

“请——”卓公子傲然将手一扬。

蔡世雄坐到那位姑娘旁边的皮椅上。

卓公子亦坐下，将面前的塑料筹码分成两份，推了一份在世雄的面前，对他说，“雄哥，这堆筹码你不赌的话，马上可上去兑换5万元新台币。”

“你的意思，”蔡世雄用两根指头拈起一块筹码，说，“怕我输光后不付账？”

“请别误会。这些筹码算我请客，我们初次相识，雄哥不知道本人更喜欢强刺激！”

“有话请卓公子直说无妨！”蔡世雄以为他是要加大赌注，“哗”地从怀里掏出一扎绿色美钞，丢向牌桌。

围观的人惊羨地瞪圆眼睛。

蔡世雄将背向后一靠，说道：“卓公子，我想这扎美钞可以付我女朋友输给你的账了吧。”说完，他朝那位姑娘微微一笑。

“雄哥见外了。”卓公子瞟了一眼那扎美钞，“有雄哥一句话就行啦，何必当真。”他将目光移向蔡世雄的脸，缓缓说道，“雄哥，你很有钱，这我知道，可我对钱也不感兴趣。”

“那你想怎么个玩法？”

“如果我赢完你的筹码，我只想取走你这只漂亮的手臂。”

以肢体为赌注。对于在旧金山唐人街混大的蔡世雄来说，并不陌生。但那是一些小混混小瘪三所为。他从来没想到过要把自己的手臂押上赌桌。

早就听说台湾人嗜赌如命，想不到果然这样疯狂。

“你敢么？雄哥。”卓公子用嘲讽的眼睛抡了一眼对方，仰天大笑。

蔡世雄被那肆意放纵的笑声激怒了。

他的大脑轰然一响，血液直涌头顶。哼，堂堂五尺男儿，宁可舍命也不能承受这种凌辱目光。

“好吧，”蔡世雄思虑之后，缓缓地点头答应，“不过，要是你输了呢？”

“都一样。”卓公子回答得很干脆，一副稳操胜券的神色。

双方对视了足有五秒钟。

卓公子阴沉地问道：“你喜欢玩梭哈还是二十一点？”

“随便。”蔡世雄漫不经心地转过头，对旁边那位楚楚动人的姑娘轻声问道：“还没请教小姐芳名呢。”

“我叫符媛媛，多亏先生搭救……”

符媛媛的语音哀婉动人，充满担忧。她已经看出眼前这位“绿林好汉”的眸子深处，有种毫无把握的犹疑。

“开始吧。”卓公子用指头敲着桌面。等赌完这一局，雄仔，有你们抱头痛哭的时候。

蔡世雄坐正身体。卓公子将桌上的扑克牌拿在手里熟练地洗着问：“玩梭哈，怎么样？”

蔡世雄点点着头。

卓公子向身边的一个保镖喊道：“福生仔，发牌。”

“是，少爷。”

一个尖嘴猴腮、长着两颗大板牙的青年仔走到桌前，站在符小姐对面的空位上。动作十分老练地把牌洗几遍，正

066975

要开发。

“慢——”蔡世雄伸手挡住福生仔的手，“发牌的差事，怎么好劳烦这位兄弟呢？”

卓公子当然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向福生仔一摆头，示意他离去。然后举起手在空中打个响榧。

一个系着红色蝴蝶结的侍者走来，站在两位好胜斗勇的青年之间，机械地将扑克牌铺成一条笔直的“地毯”，依次将四张牌推到俩人面前。

一场以肢体为注的赌博，在围观者屏息敛气的寂静中拉开战幕。

蔡世雄不露声色地从桌布上轻轻拿起两张牌，微微错开一看，然后沉稳地亮出一张“红桃J”，静静地等待对手亮牌。

卓公子不慌不忙地翻出一张“梅花Q”，他牌大，由他下注。

卓公子向台面中央推出五十枚筹码。

蔡世雄毫不犹豫地“跟”上。

继续发牌。

……发完第四张牌，结果是蔡世雄“两对”输掉卓公子的“中顺”。

第二局开始，卓公子还是先声夺人，大把下注，以“四张9”胜了蔡世雄的“三A—J—5”。

蔡世雄的筹码已剩不多了，他心中不免暗自发慌。他深知赌场规矩的严酷，只要输光这些筹码，对方一定会毫不留情地砍去自己的手臂。

符媛媛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，频频用波光粼粼的眸子

鼓励他沉着镇定。

第三局开始了。蔡世雄拿到两张“K”，对方亮出的却是一张“红桃5”。他心里一阵窃喜，看来这一局我应该赢定啦。这样想着，他大大方方地向牌桌中央推出二十枚筹码。

对方“跟上”。

第三张牌发来，蔡世雄又得一张“K”，他心中猛地掀起了狂喜的海浪，继续下注。

第四张牌却是一张“梅花4”。他心中一凉，再看对方的牌热：亮出的三张牌是“红桃2、4、5”。

蔡世雄没有下注了。天王地王人中之王，保佑我雄仔洪福齐天，最好再来一张“K”呀！

第五张牌发下来了，雄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上帝！这真是一张方块K。他得到了万难实现的“四K大全”！

对方是一张“红桃A”。

他的底牌不会是“红桃3”吧？蔡世雄盯着卓公子的眼睛。果然，他从那双眼睛里看出一丝隐隐的惊慌。

他的底牌不是“红桃3”，他做不成“同花顺”，他是一副烂牌！我要抓住战机，攻破对方的堡垒。蔡世雄毫不犹豫，将面前所有的筹码一下推到台布当中。

卓公子冷笑着“跟”上。

“现在，”发牌人宣布“请双方亮出底牌。”

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到了。双方亮了底牌，蔡世雄一时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撞到鬼啦！卓公子的底牌果然是一张“红桃3”。他的牌刚好成了“红桃A、2、3、4、5”的

“同花顺”，恰恰大过“四K大全”。

四周的观众一下沸腾，吆喝惊叫，几乎掀翻舱顶。

卓公子得意地从福生仔手里接过一柄7寸利刃，“当”地插在桌上。“雄哥，”他逼视着敌手的眼睛，“你救美不成反失身，不会后悔吧？哈哈。”

蔡世雄二话不说，只是瞪了一眼卓公子，从桌上拿起那把锋利的双刀，将左臂伸直平放在牌桌上，右手把刀高高举上半空。

赌场和情场是表现男人风度的地方，不能畏惧，不能耍赖。自己赌输的，理应自己吞下失败的苦果。他咬紧牙关，闭上眼睛，口里大喊一声“嗨——”，那利刀带着风声，直向下方的手臂砍去。

“啊!!”

符媛媛和围观者有的掩面惊叫，有的拍掌喝彩。眼看那一道森冷剑光就将吻到桌面上的手臂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一声轻如飞蛾振翅般的“噗”，那握刀的右手就像触电一般在空中猛然一颤，利刀随即脱掌滑落。

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约而同转脸向门，马上看见一个满脸胡须，嘴里叼着白玉烟嘴的中年男人，稳健地向赌台方向走来。

卓公子与中年男人目光相碰，两支利箭一下穿透他的心脏。卓公子不由得失声叫了一下，惊惧地坐回皮椅上。

“义父。”蔡世雄狼狈地喊道。

中年男人并不看他，伸手猛地揭起牌桌上的台布，扑克牌和筹码立刻飞满一地。

他双手展开台布，迎着灯光一照，然后复又铺回桌面，

没有不出老千的。”

蔡世雄顺着义父的手指，惊奇地窥到台布上的秘密。只见沿着复杂的花纹，台布上缘开了一道十分隐秘的口缝，那是一只小小的暗袋。蔡世雄伸进指头，随便一抱，就夹出几张与地上一模一样的扑克牌来。

围观的人群一阵骚动。有几个性躁的指着卓公子大声骂起来：

“他妈的出千，比台北街面上的小混混还不如……”

蔡世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，忽然大喝一声，飞快地弯腰从地上捡起那把利刀，直向卓公子扑去，不料空中伸来一根铁杵，却是义父的手臂挡住了他。

“既然这位小兄弟喜欢玩牌，”中年人转头看了一眼恼怒地呆在座位上喘粗气的卓公子，“你不妨再陪他玩一局。我做中人，谁也不要耍花枪。”

卓公子的骗局被拆穿，哪有胆量拿自己的肢体来赌博，但当着众人的面，又不愿失掉面子。他向福生仔使个眼色，“嚯”地拔出一支黑科 P5 自动手枪，指着叼着白玉烟嘴的中年人厉声喊道：

“我限你五分钟之内，离开这里，否则，别怪我枪弹无情！”

场面上出现了真枪实弹，众人大哗，胆小的抱头鼠窜逃之夭夭，胆大的也退得远远的观望。一时间，“咣当咣当”桌椅乱响。蔡世雄看风头不对，也一下将符媛媛推出老远。

中年男人咬着白玉烟嘴，从容地扫视了一下那几位怒

手，轻轻一吹，一粒绿豆发射而出。

只听空中响起“哎呀”一声，然后是手枪“咚”地掉桌的声音，没容声音消失，中年男人已眨眼之间将枪抓在手里，枪口对准了卓公子的脑袋。

“想同我玩枪？”中年男人冷冷一笑，“小毛仔，你还没那份资格！”他站起身，将枪娴熟地在指头上抡一圈，顺手丢到卓公子面前的桌上，对蔡世雄说，“我们走。”然后，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，悠悠步出娱乐厅。

卓公子被中年男人超凡的气度震慑住，望着桌上的手枪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一直到中年男人和蔡世雄的身影被舱外的拐角遮住，他才如梦方醒地大声吼道：“查一查这家伙的底细，到了高雄，老子要他的脑袋！”

除了蔡世雄以外，整条客轮的人，都不知道那位神秘非凡的中年人，就是威震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“赌王黑旋风蔡天九”。

A B A B A B A B
D C D C D C D C
D D D C
F F E F
P E F E
L

第一章

赌坛藏二虎

被台湾赌界誉为“高雄过江龙”的符汝南，午睡后刚刚起床，卧室茶几上那架乳白色电话“嘟嘟”地响起。

他重新系了一下鹅黄色睡袍上的腰带，坐到沙发上，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后，默默地放下。

电话是三民区夜市场帮帮主、在高雄赌界排名在符汝南之后的“黑面虎”卓泰恒打来的。

他请符汝南马上去他家，说是搞到了前天下午，香港赌王陈天霸与台北“快手玉女”何秀子赌牌的录像影碟。

符汝南虽然与卓泰恒合称高雄赌界“白龙黑虎”，但平常绝少往来，除一些大的赛事碰面搏杀一番外，各自生活在一方天地之中。

二十多年前，“白龙黑虎”的座次就已排定，那是当时名震江湖的“高雄赌王”梅乃忠，为掌上明珠梅萍小姐比武招亲，以赌择婿。

国色天香的梅萍小姐，暗恋着赌场对面“沈记”米行的小伙计蔡天九。可是，高雄赌王为了自己经营赌场后继

有人，立于不败之地，搞出了比武招亲的把戏。

情急之下，哭哭啼啼的梅萍终于向父亲坦露了与蔡天九的私情。梅乃忠虽然平常对她百般宠爱，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，丝毫没有让步的余地。梅萍无奈，只好寄希望于赌技不薄的蔡天九能在招亲比赛上挫败群雄，与她结为秦晋。

两个星期的招亲赛事，高雄数十名年轻力壮的赌坛精英汇聚一起，直杀得天昏地暗，星月失辉，最后只剩下蔡天九与卓泰恒对垒。可是与卓泰恒相比，蔡天九终归技逊一筹。那一场势均力敌的赛事中，他无法不钦恨败北。只有梅乃忠窥破了卓泰恒临场出千的把戏，可为了身后事业不致败落，他觉得奸诈的卓氏后生要比老实迂讷的蔡天九更令他放心，因而并不将卓泰恒的劣迹拆穿。

得意忘形的卓泰恒，满以为与梅萍小姐共入洞房已成定局，殊不料，就在赛事将要结束时，一个风尘仆仆刚下火车的白面书生闯进场子，上场交战，竟把他杀得丢盔弃甲大败而退，此人便是台大学生，暑假归来的符汝南。

蔡天九从此再也没有露面。

梅萍小姐也只好认命，嫁给了符汝南。

卓泰恒虽然极不服气，但通过后来逐年与符汝南参加台岛赌赛，从未占过上风，只得恼怒无奈地认定“白龙黑虎”的座次。

符汝南自然知趣，得了佳丽并不想经营赌场与卓氏家族为敌，岳父一死，便受娇妻鼓动，变卖了场子。

但这一次与卓泰恒打交道，实属万不得已。

三天前，他和卓泰恒同时收到香港赌王陈天霸的挑战

书。台岛，是陈天霸进军东南亚，夺取亚洲赌王桂冠的第一个战场。他在挑战书上口气狂妄地宣称，“台岛四雄”将是他称霸东南亚伟大事业的第一批殉葬品，台北的“金童玉女”和高雄的“白龙黑虎”，依次将永远从台岛赌界消失。

强敌当前，卓泰恒主动上门要求联手。既然他已捐弃前嫌，符汝南哪会放弃化敌为友的机会。相比之下，卓泰恒晓识大义的举动，倒也使他有些感动。

他决定马上去卓家，见识一下香港赌王究竟有怎样了得的赌技。

“阿南，”梅萍披着一条洁白的浴巾从浴室中出来，“谁的电话这么准时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符汝南望着太太忽闪忽闪的美眸，故作若无其事，“是一个生意上的朋友，约我去看一样东西。”说着，起身走向浴室。

临进浴室门时，他回头看了一眼已坐在梳妆台前的爱妻，心里涌起一丝歉意。

四十多岁的他们虽说已算老夫老妻，但相互间始终保持着新婚情侣的恩爱之情。他的事从不对她保密。可这一次，他很难向她开口。

去年秋天，他与卓泰恒曾应台北的“金童玉女”之邀，前往台北掀起过一场震惊岛内外的“南北大战”。

战局结束，除卓泰恒稍次一点外，他与“金童玉女”战成平手，未分仲伯。

可是在回归途中，他的劳斯莱斯豪华轿车在基隆的大桥附近的高速公路上，突然方向失灵，撞在路外石栏上，幸好这车上有世界一流的防震装置，除了挡风玻璃的碎片划